

儒

宗

理

要

今世有二弊。法弊時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時弊則皆在人。人皆以私心爲之。如何變得。嘉祐間法可謂弊矣。王荊公未幾盡變之。又別起得許多弊。以人難變故也。楊

今日之法。君子欲爲其事。以拘於法而不得骋。小人却徇其私。敢越於法而不之顧。人傑

今人只認前日所行之事而行之。便謂之循典故也。須揀箇是底始得。學蒙

古人爲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爲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姦豪得志。平民旣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若海

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必成閑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人傑

因言處置天下事直是難救得這一弊少間就這救之之心又生那一弊如人病寒下熱藥少間又變成燥熱及至病熱下寒藥少間又變得寒到得這家計壞了更支吾不住調

問州縣間寬嚴事旣已聞命矣若經世一事使先生見用其將何先曰亦只是隨時如壽皇之初是一樣中間又是一樣只合隨時理會問今日之治奉行祖宗成憲然太祖皇帝以來至今其法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如何便

超出做得。如薦舉如科場如銓試就其中從長整理問向說
諸州廂禁軍與屯戍大軍更互教閱如何曰亦只是就其法
整理既而歎曰法度尚可移如何得人心變易各人將他心
去行法德明

井田封建

井田之法要行須是封建令逐國各自去理會如王畿之內亦
各有都鄙家鄙漢人嘗言郡邑在諸國之外而遠役於中都
非便問漢以王國雜見於郡縣間如何曰漢本無法度德明
問市廛而不征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
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

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鋪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而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者。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之幕。世子過市。則罰之帶。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之蓋帷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淳

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爲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爲已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爲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端蒙

柳子厚封建論，則全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

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如役法亦然荆公只見差役之害而免役之利先生云差役時皆土著家戶人州縣亦較可靠免役則皆浮浪之人靖康間州縣亦有守令要

守而吏民皆散去無復可恃然其弊亦不勝其多

揚

因言宗室之盛曰頃在漳州因壽康登極恩宗室重試出官一日之間出官者凡六十餘人州郡頓添許多俸給幾無以支吾朝廷不慮久遠宗室日盛爲州郡之患且如一人有十子便用十分孤遺請受有子孫多則寧不肯出官蓋出官則其子孫孤遺之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遺衆分之多也在法宗室無依倚者方得請孤遺俸有依倚者不得請有依

倚謂其伯叔兄弟有官可以相依倚而不至於困乏今則有
伯叔兄弟爲官者反得憑勢以請孤遺之俸而真孤遺無依
倚者反艱於請以其無援而州郡沮抑之也不知當初立法
如何煞有不公處如宗室丁憂依舊請俸宗室選人待闕亦
有俸給恩亦太重矣朝廷更不思久遠他日爲州郡之害未
涯也如漢法宗室惟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
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諸子則
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其勢無以自給則不免
躬農畝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

選舉

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
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却許人投牒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
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盡通諸經所說
樂處。某看來樂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決
判事。又定爲試辟。未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則令
所屬長官舉辟。遠器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
然這却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法先不是了。今來欲教吏
部。與二三郎官。盡識得天下官之賢否。定是了不得。這事賀孫
林擇之曰。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故太學不如州學。州
學不如縣學。縣學不如鄉學。曰太學真箇無益於國家教化。

之意何在向見陳魏公說亦以爲可罷

義剛

祖宗時科舉法疎濶張乖崖守蜀有士人亦不應舉乖崖去尋得李畋出來舉送去如士人要應舉時只是着布衫麻鞋陳狀稱百姓某人今聞朝廷取士如何如何來應舉連投所業太守略看所業方請就客位換襯幞相見方得請試只二人試訖舉送舊亦不糊名仁宗時方糊名揚

康節謂天下治則人上行天下亂則人上文太祖時人都不理會文仁宗時人會說今又不會說只是胡說因見時文義甚是使人傷心揚

王介甫三經義固非聖人意然猶使學者知所統一不過專念

本經及看注解而以其本注之說爲文辭主司考其工拙而定去留耳。豈若今之違經背義恣爲奇說而無所底止哉。當時神宗令介甫造三經義，意思本好，只是介甫之學不正，不足以發明聖意，爲可惜耳。今爲經義者，又不若爲詞賦。詞賦不過工於對偶，不敢如治經者之亂說也。聞虜中科舉罷，卽曉示云：後舉於某經某史命題，仰士子各習此業，使人心有所定止。專心看一經一史，不過數舉，則經史皆通，此法甚好。今爲主司者，務出隱僻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使人弊精神於檢閱，茫然無所向方，是果何法也。簡

包顯道言科舉之弊。先生曰：如他經尚是就文義上說，最是春

秋不成說話。多是去求言外之意。說得不成榎樣。某說道。此
皆是侮聖人之言。却不如王介甫樣。索性廢了較強。又笑云。
常有一人作隨時變通論。皆說要復古。至論科舉。要復鄉舉。
里選。却說須是歇二十年却行。要待那種子盡了方行得。說
得來也是。義剛

器遠問今士人習爲時文應舉。如此須當有箇轉處否。曰。其舊
時看天下如何有許多道理。如今看來。只有一箇道理。只有
一箇學。在下者也着如此學。在上者也着如此學。在上若好
學。自見道理。許多弊政。亦自見得。須要整頓。若上好學。便於
學舍選舉賢儒。如胡安定孫明復這般人。爲教導之官。又須

將科目盡變了。全理會經學這須會好。今未說士子。且看朝廷許多奏表。文離蔓衍。是說甚麼。如誥宰相。只須說數語。戒諭如此。做足矣。敬之云。先生常說表奏之文。下諛其上也。誥敕之文。上諛其下也。賀孫

問今日科舉之弊。使有可爲之時。此法何如。曰。也廢他不得。然亦須有箇道理。又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

今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着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試易詩書。禁懷挾出題目。使寫出註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策論則試。

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爲無益。欲革弃競之弊。則均諸州解額。稍損太學之額。太學則罷月書季考之法。皆限之以省試。獨取經明行脩之人。如此亦庶幾矣。木之

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着實。因歎息云。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没理會。賀孫

有少年試教官先生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其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兒子。未生鬚鬚。入學底多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他。其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罷了堂

除及註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
這般人做土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曰：今教授之職，只
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
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
是當職底人。怕道人不曉義理，須是要教人識此。如今全然
無此意。如何恁地？
賀孫

坐中有說赴賢良科曰：向來作時文應舉，雖是角虛無實，然猶
是白直，却不甚害事。今來最是喚做賢良者，其所作策論，更
讀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話了，自無可得說。
如箇酒相似，第一番淋了，第二番又淋了，第三番又淋了。如

今只管又去許多糟粕裏淋有甚麼得話既無可得話又只
管要新最切害處是輕德行毀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
人痛心疾首不知是甚世變到這裏可畏可畏這都是不祥
之兆。隆興以來不恁地自隆興以後有恢復之說都要來說
功名初不會濟得此事今看來反把許多元氣都耗却管子
孔門所不道而其言猶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如今將禮義
廉恥一切掃除了却來說事功。賀孫

問學究一科沿革之故曰此科卽唐之明經是也進士科則試
文字學究科但試墨義有才思者多去習進士科有記性者
則應學究科凡試一大經者兼一小經每段舉一句令寫上

下文以通不通爲去取應者多是齊魯河朔間人只務熟讀和注文也記得故當時有董五經黃二傳之稱但未必曉文義正如和尚轉經相似又有司待之之禮亦不與進士等進士入試之日主文則設案焚香垂簾講拜至學究則徹幕以防傳義其法極嚴有渴至飲硯水而黔其口者當時傳以爲笑歐公亦有詩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諸生其取厭薄如此荆公所以惡而罷之但自此科一罷之後人多不肯去讀書

儒用

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是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焰大薰蒸陶冶得別這箇自爭八九分

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況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銷鑠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平日爲己之心爲公家辦事，自然脩舉。蓋小人多是有才底，儒用

荀悅曰：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塗。若是舉世恁地各舉其職，有不能者亦須勉強去做。不然也怕公議既無公議，舉無忌憚了。夢寐

今日人材須是得箇有見識，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將來截長補短使。升卿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爲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曉理會。事且恁鶻突，才理會得分

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却悔其太惺惺了一切利方爲圓且恁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上下大小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爲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自不來以此爲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過便有訟者半年周歲不見消息不得了決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爲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個

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修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修身都是閒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叉手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

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賀孫

官制

周不置三公之官只是冢宰以下六卿爲之周公嘗以冢宰爲太師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注謂此六卿也稱公則三公矣揚

或問漢三公之官與周制不同何耶曰漢初未見孔壁古文尚書中周官一篇說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或錄云自古文尚書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故漢只置大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古文尚書但見伏生口授牧贊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遂誤以是爲三公而置之愚按漢高后元年初置少傅平帝元始元年又置太保太師然當時所建三公實司徒司馬司空非此之

謂但因其字義以爲師保之職故亦甚尊崇之位在三公上東漢稱爲上公後世易爲三師皆是意也使西漢明見周官有所據依必不若是舛矣又按漢書百官表中郎曰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又曰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其說與周官合者豈孔氏書所謂傳之子孫以贻後代者至是私有所傳授故班固得以述之歟抑但習聞其說無所折衷故兩存之而不廢耶古文尚書至東晉時因內史楊顥願始行于世東晉之前如楊雄以酒誥爲虛談趙岐杜預以說命臯陶謨等篇爲逸書則其證也古者諸侯之國只得置司徒司馬司空三卿爲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孤六卿牧誓立政所紀周是時方爲諸侯乃侯國制度周官所紀則在成王時所以不同三公三孤以師道輔佐天子本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宗伯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孤之官爲階官貼職之類不復有師保之

任論道經邦之責矣。舊來猶是文臣之有勲德重望者方除以其有輔教天子之名故也。後世或以諸王或以武臣爲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儒用

或問僕射名義如何。曰：舊云秦時置僕射專主射恐不然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卽周官太僕之職君薨以是舉僕射之名

蓋起於此。以其朝夕親近人主後世承誤輒失其真遂以爲宰相之號。如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亦是如此。侍中秦官漢因之多是侍衛人主或錄云或執璽壺虎子之行則參錯於宦屬行幸則從其初職甚微行則參錯於宦官之間其初猶以儒者爲之。如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嘗掌牋壺是也。以其日與人主相親故寢以用事尚書是掌羣臣

書奏如州郡開拆司管進呈文字凡四方章奏皆由之以達其初亦甚微只如尚衣尚食尚輦尚藥之類亦緣居中用事所以權日重中書因漢武帝游宴後庭去外庭遠始用宦者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尤與人主親狎故其權愈重元帝時弘恭爲令石顯爲僕射嘗權傾內外按蕭望之云中人蓋自武帝始用宦官出入素事非舊制也及光武卽位政事不任三公而盡歸臺閣或錄云臺卽尚書閣卽禁中也三公皆擁虛器凡天下事盡入於中書嘗見後漢羣臣章奏首云臣某奏疏上書猶今言殿下陛下之類雖是不敢指斥而言亦足以見其居要地而秉重權矣當時事無巨細皆是尚書行下三公或不經由三公徑下九

卿

或錄云三公之權反不如九卿所以漢世宦者弄權用事故東漢時不惟尚書之權而

九卿之權亦重者此也

按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者蓋尋

曹操開魏王府未敢卽擬朝廷建官

或錄云置中書但置秘書令

作監纂漢之後始改爲中書監以其素承寵任故荀勗自中書

遷尚書監人賀之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

或錄云蓋尚書又不

如中書之居中用事親密也問侍中是時爲何官曰黃門監卽今之門下省左右散騎常侍皆黃門監之屬也

西漢時中書之權重東漢時尚書之權重至此則中書之權復重

而尚書之權漸輕矣問省字何義曰省卽禁也舊謂之禁避

漢元后父諱遂改爲省

或錄用

古者人主左右攜提執賤役若虎賁綴衣之類皆是士大夫日

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蹠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不似而今太隔絕人主極尊嚴真如神明人臣極卑屈望拜庭下不交一語而退漢世禁中侍衛亦是士大夫以孔安國大儒而執唾壺雖儀益亦是士人執之宋文帝時大臣劉湛入見則與坐語初間愛之視日影之斜惟恐其去後來厭之視日景之斜惟恐其不去後竟殺之魏明帝初說大臣太重則國危小臣太親則身蔽當時於大臣已爲之處置後來左右小臣親密至使中書令某人上床執手強草遺詔流弊便有此事漢宣憲霍光之弊事必躬親又有宦者恭顯出來光武憲王莽之弊不任三公

事歸臺閣尚書御史大夫謁者謂之三臺

義廟

昔周公立許多官制都有統攝連屬自秦漢而下皆是因一事立一官便無些統攝連屬了

竇

唐之兵盡付與刺史節度使其他牙將之類皆由刺史節度使辟置無如今許多官屬

廣

或問東宮官屬曰唐六典載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統衆務則猶朝廷之尚書省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衆局則猶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設官有各率其屬之意崇文館猶朝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官職一視朝廷而爲之降殺此等制度猶好今之東宮官屬

極苟簡左右春坊舊制皆用賢德者爲之今遂用武弁之小
有才者其次惟有講讀數員而已如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爲
階官非實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乃有疎略處如東
宮官屬之不備是也某舊嘗入一劄子論東宮官制疎略宜
放舊損益之不報又曰唐之官制亦大率因隋之舊府衛租
庸調之法皆是也當時大亂殺傷之後幾無人類所以宇文
泰與蘇綽能如此經營三代而下制度稍可觀者唯宇文氏
耳蘇綽一代之奇才今那得一人如此舊用

唐六典明皇時所撰雖有是書然其建官却不依此其書却是
齊整然其說一切繁冗迂曲神宗喜之一一依此定官制神

宗卒欲富強其後因此皆迂曲緩弱了。左僕射行事右丞相取旨溫公元祐間甚苦之。入文字要改祖宗官制雖名不齊整然其實徑直紹興間以其不便方改之。二相之權均矣。揚

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參政兼六曹

如吏兼禮戶
兼工兵兼刑

樞密可罷

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監司人傑因舉陸宣公之言以爲豈有臺閣長官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爲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曰此說極是當時如沈旣濟亦有此說之意。人傑

古者王畿千里而已然官屬已各令其長推擇。今天下之大百

官之衆皆總於吏部下至宰執幹辦使臣特其家私僕爾亦須吏部差注所以只是袞袞地鶻突差將去何暇論其人之材否今朝廷舉事三省下之六部六部下之監寺監寺却申上六部六部又備申三省三省又依所申行下只祠祭差官其人不過在朝職事官其姓名亦豈難記然省中必下之禮部禮部行下太常太常方擬定申部部申省省方從其所申差官不知何用如此迂曲只三省事亦然尚書關中書取旨中書送門下審覆門下送尚書施行又如旣有六部卽無用九卿周家只以六卿分職漢人只以九卿釐庶務事各歸一本朝建官重三疊四多少勞擾此須大有爲後痛更革之若

但宰相有志亦不能辦必得剛健大有爲之君自要做時方
可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明智勇出人
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又如今諸路兵將官有總管路
分路鈐都監監押正將副將都不會管一事廂軍旣無用又
養禁軍禁軍又分揀中不揀中兩等然亦無用又別養大軍
今大軍亦漸如廂禁軍矣此是耗蠹多少通其變使民不倦
今變而不通民皆倦了故鼓舞不動國初緣藩鎮強故收其
兵權置通判官今已無前日可防之弊却依舊守此法可謂
不知變也只通判是要何用繆者事事不管只任知州自爲
彊者又必妄作以撓郡政是何益哉必大

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否漢有十二州百三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歷代添置州名愈多而郡愈少又其後也遂去郡而爲州故刺史兼治軍民而守廢至隋又置郡守後又廢守置刺史而刺史遂爲太守之職某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刑獄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爲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官自徑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

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昏濁則害貽一路百姓無出氣處。故又須略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下。却置數員屬官。如職幕官之類。如此則重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則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乎。問今之主管資格亦視通判。曰然。但權輕不能有所爲。只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爲判官。俾得專達。則其權重而監司亦不敢妄作矣。個

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浩

因論薦舉之弊。曰亦不難革。只是擇諸路監司。併得一好吏部尚書。揀薦得不是人材者。退去便須得人。今胡亂薦來。但不

犯贓罪便得若犯了贓不過降得兩官安得不胡薦贓

兵制官制田制便考得三代西漢分明然與今日事勢名實皆用不得如官制不若且就今日之官罷其冗員存其當存者亦自善必大

某嘗謂宰相是舜禹伊周差遺下此亦須房杜姚宋之徒方能處置得天下事後之當此任者怪他不能當天下之事不得是他人品只如此力量有所不足如何強得振

國子司業學官尚可爲天下人材所聚庶幾有可講學成就者然今日爲之明日便當改作使士人毋以利爲心若君無尊德樂道之誠必不能用

方

某嘗謂今做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事體却由自家監司雖大於州。州雖大於邑。然多被下面做翻了。上面如何整頓。道夫

前輩說話可法。某嘗見吳公路云。他作縣不敢作旬假。一日假則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轉添得繁劇。則多粗率。不子細。豈不害事。道夫

賦役

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煞隔霄壤。今說爲民減放。幾時放得到。他元肌膚處。且如轉運使每年發十萬貫。若大段輕減。減至五萬貫。可謂大恩。然未減放那五萬貫。尚是無名額外錢。須

一切從民正賦。凡所增名色。一齊除盡。民方始得脫淨。這裏
方可以議行古制。如今民生日困。頭只管重更起不得。爲人
君爲人臣。又不以爲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這須是上之人
一切掃除妄費。卧薪嘗膽。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圖求。一起而
更新之方始得。某在行在不久。若在彼稍久。須更見得事體。
可畏處。不知名園麗圃。其費幾何。日費幾何。下面頭會箕歛。
以供上之求。又有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間白乾消
沒者。何唄。

賀孫

程正思言。當今守令取民之弊。渠能言其弊。畢竟無策。就使臺
官果用其言。而陳於上前。雖戒敕州縣。不過虛文而已。先生

云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使不得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別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爲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人傑

今上下匱乏勢須先正經界賦入旣正總見數目量入爲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中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必大

荀悅云田制須是大亂之後方可定揚

黃仁卿將宰樂安論及均稅錢曰今說道稅不出鄉要之稅有輕重如何不出鄉得若教稅不出鄉時庶稅均稍得先生曰

稅不出鄉。只是古人一時間尋得這說去防那一時之弊而今耳裏聞得，却把做箇大說話。但只均稅錢也未盡，須是更均稅物方得。且如福州納稅一錢可以當這裏十錢而今便須是更均那稅物。又曰：往在漳州見有退稅者，不是一發退了，謂如春退了稅，後秋又要退苗，却不知別郡如何。然畢竟有是名目多後恁地。據某說時，只教有田底便納米，有地底便納絹，只作兩鈔官司亦只作一倉一塲。如此百姓與官司皆無許多勞攘。又曰：三十年一番經界方好。又曰：元積均田圖，惜乎不見。今將他傳來考，只有兩疏，却無那圖。然周世宗一見而喜之，便欲行。想見那圖大段好，嘗見陸宣公奏議，後面

說那口分世業其纖悉畢盡古人直是恁地用心今人若見均田圖時他只把作鄉司職事看了定是不把作書讀今如何得有陸宣公樣秀才又曰林勲本政書每鄉開具若干字號田田下註人姓名是以田爲母人爲子說得甚好義剛

因論役法曰差役法善晁以道嘗有劄子論差役有十利備

彭仲剛子復作台州臨海縣理會役法甚善朝廷措置役法看如何措置終是不公且如鄉有寬狹寬鄉富家多狹鄉富家少狹鄉富家僅僅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家蕩產極可憐憫彭計一縣有幾鄉鄉有濶狹某鄉多富家某鄉少富家却中分富家以界兩鄉令其均平其有不均處則隨其道里遠近

分割裨補令其恰好人甚便之或曰恐致人怨曰不怨蓋其公心素有以信於民民自樂之雖非法令之所爲然使民宜之亦終不得而變也

謂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消天下坐食之兵不會做得成范仲達名如爲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奸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以無行止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

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頃張定叟知袁州託其訊問則其法已亡偶有一縣吏略記大槩謂

今朝廷之財賦不歸一分成兩三項所以財匱且如諸路總領
贍軍錢凡諸路財賦之入總領者戶部不得而預也其他則
歸戶部戶部又未盡得凡天下之好名色錢容易取者多者
皆歸於內藏庫封椿庫惟留得名色極不好極難取者乃歸
戶部故戶部所得者皆是枷棒拷箠得來所以戶部愈見匱
乏封椿內藏孝宗時銳意恢復故愛惜此錢不肯妄用間欲
支則有司執奏旋悟而止及至今日則供浮費不復有矣今
之戶部內藏正如漢之大農少府錢大農則國家經常之費

少府則人主之私錢

因致道說國家財用耗闌某人曾記得在朝文臣每月共支幾萬貫武臣內侍等五六十萬貫曰唐初節度使皆是臨陣對敵平定禍亂故得此官今因唐舊而節度使之名不罷皆安居暇食安然受節度使之重祿豈不是無謂似聞蔡京當國曾欲罷之賀孫

軍政

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不然邊警之時兩兵相抗恁時人才自急且如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嘗識者

不過事期到此，廝搜出來耳。

道大

不令宦官賣統軍官職，是今日軍政第一義。

方

或問諸公論置一大帥以統諸路之帥如何。曰：不消如此，只是擇得一箇人了。君相便專意委任他，却使之自擇參佐，事便歸一。今若更置大帥以監臨之，少間必有不相下之意，徒然紛擾。須是得一箇人委任他，聽他自漸漸理會，許多軍政將來自有條理。

格

今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卿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

賀孫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

同其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先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

賀孫

今日兵不濟事兵官不得人專務刻削兵且驕弱安養不知勞苦一旦如何用某嘗言宜散京師之兵却練諸郡之兵依太祖法每年更戍趙去淮上衛邊謂如福建之兵趙去饒州饒州之兵趙去衢信衢信趙去行在迤邐趙去淮上今年如此明年又趙去則京師全無養兵之費豈不大好

與心

言今兵政之弊曰唐制節度兵觀察財處置等使卽節鎮也使持節某州諸軍事兵某州刺史民卽支郡也支郡隸於節鎮而節鎮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軍都頭並掌兵事又皆

是士人爲之其久則根勢深固反視節度有客主之勢至有
誅逐其上而更代爲之凡陸梁跋扈之事因茲而有惟是節
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斥地
最廣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節
鎮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強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
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
之勢當時至有某州某縣直隸京師而不屬節度者置通判以奪其政命都監監押
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向之所患今皆無憂
矣其後又有路分鈐轄總管等員神宗時又增置三十七將
亂離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

於主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用姑存其名日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使士卒困憊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他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脩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爲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古人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今一切反之

道夫

兵中詭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於此理會纔有一人可用便令其兼數人之料軍中若無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擇將以其全數錢米與之只責其成功不來此屑屑計較近來刮削得都盡朝廷方以爲覈實得好

楊

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本朝舊來只郡國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差精銳耳。渡江後，又添上御前軍，却是張韓輩自起此項兵。後來既不可得而去，只得如此聚屯。今以不如祖宗時財賦，養祖宗時所無之兵，安得不窮也。營

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所以有靖康之亂。已前未有池揚江鄂之兵，止謂張宣撫兵。某人兵今增添許多，兵合當精練禁兵，汰其老弱以爲廂兵。節

今日民困，正緣公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見說襄漢

間儘有荒地某云當用甚人耕墾曰兵民兼用各自爲屯彼
地沃衍收穀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伺兵民得利既
多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省漕運民力自蘇
然後盡驅州郡所養歸明北軍往彼就食則州郡自寬遲之
十年其效必著須是擇帥旣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寮
屬同心措置勿數更易庶幾有濟浩

屯田須是分而屯之統帥屯甚州總司屯甚州漕司屯甚州以
戶部尚書爲屯田使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爲殿最則無
不可行者今則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則經由數司僉押相率
制事何由成道夫

刑法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輕者，無過於兵刑。臨陣時是胡亂錯殺了幾人，所以老子云：「夫隹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獄訟面前分曉事易看。其情偽難通，或旁無佐證，各執兩說，繫人性命處，須喫緊思量，猶恐有誤也。問

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刦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也。若如酒稅僞會子及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時舉

朱子卷八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天道類

文集

太極說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

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耳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

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楚辭註論天地日月星辰之位

左傳曰日月所會是謂辰位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爲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鶡火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月五星亦

隨天以繞地而唯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各有遲速之差焉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居其運也亦非推輓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精神光耀自然發越而又各有次第耳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此言皆得之矣

又楚辭註

論天形地氣之說

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夕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紐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之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爲天體地則氣之渣滓

聚成形質者，但以其來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

答陸子美

論太極西銘

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根依他門戶，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已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已見輕肆抵排。

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柢。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本。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脉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且古且今，顛撲不破。只恐自家未曾見得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旣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

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潤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于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旣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

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會以此話仔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答楊子直

論太極持敬

承諭太極之說足見用力之勤深所歎仰然鄙意多所未安今且略論其二大者而其曲折則托季通言之蓋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旣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

極之所以得名蓋樞機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喻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某向云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

來喻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某之所以咬
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謂太極

有動靜則可

以流動而言

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

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其他則季通論之已極精詳且

當就此虛心求之久當自明不可別生疑惑徒自繆繞也持敬

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

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而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

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棠之謂哉彼其挾

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真有

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

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據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

答陳安卿論天日夜行度之數

安卿問天道左旋自東而西日月右行之說故答之

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蓋天行甚健一相一夜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彼天進一度則日却成退減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却成退了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却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之天却成退了十二度有奇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也然則日行却得其正楊子太玄首便說日云云向來久不曉此因看月令日窮於次疏中有天行過一度之說推之乃知其然又如晉齊七政疏中二

三百字說得天之大體亦好。前漢曆志說道理處多不及東漢志較詳。又問月令疏地冬上騰夏下降是否。曰未便理會到此且看大綱識得後此更用度算方知。

答董叔重

論天健不息之義

此說唯胡安定說得好。因舉其說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已行八千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云。

答胡用之

論天地形質理氣之說

卷八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開是以廣生焉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學者不曉請問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却包着天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大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是堅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形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

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鞴天便是那鼓鞴外面皮殼子中間
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只是箇物事中間
盡是這氣升降往來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升降來往以其包
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
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
說其量之廣爾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
寸不差便是這氣部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
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又云天地
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爲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
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至天是爲四月陽氣旣生足便消下面

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問
月令中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似是天地各有氣相交否曰
只是這一氣只是陽極則消而陰生陰極則消而陽生故云天
氣下降便只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而生起故云地氣
上騰或曰據此則却是陰消於上而陽生於下却見不得天氣
下降曰也須是天運轉則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
之則一日自轉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須是大着心腸看
始得不可拘一不通也蓋天本是箇大底物事以偏滯求他不
得

又答胡用之

論天文地理之說

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
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酉則景朝多陰鄭
注云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
景夕謂日昳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
已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注
不可非但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謂日未中而景已中蓋
立表近南則取日近午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景朝者謂日已
過午而景猶未中蓋立表太北而取日遠午前長而午後短也
問多風多陰之說曰今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極多
風每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不如此間之無定蓋土

地曠濶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其方至某舊在漳泉驗之早間
則風已生至午而盛至午後則風力漸微至晚則更無一點風
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生日方升則陽氣生至午則陽氣盛
午後則陽氣微故風亦從而盛衰如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
蔽之故自是陽氣到彼處衰謝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
久即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古語云蜀之日越之雪言見日少也
所以蜀有漏天古語云巫峽多漏天老杜云鼓角漏天東言其
地多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地亦不甚濶以日月所照及寒
暑風陰觀之可以驗矣用之間天竺國去處又却極濶曰以崑
崙山言之天竺直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濶而所生亦多異人

水經云崑崙去嵩山五萬里看來未嘗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國之西千三百餘里卽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水經又云黃河自崑崙東北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當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爾佛經所說阿耨山者卽崑崙也云山頂有阿耨大池水分流四面去爲四大水入中國者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之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崑崙也問佛家天地四洲之說果有之否曰佛經有之中國爲南禪部州天竺諸國皆在南禪

部州內東弗於遠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衍所說赤縣之類四州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此說便是蓋天之說橫渠亦主蓋天不知如何但其言日初生時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正或偏故氣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經歷諸世界了然後入地則一日之中須歷照四處方得周匝今纔照得娑婆一處卽已曛黑若更照其他三處經多少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

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於是不通矣

答虞士明論天地以生物爲心

復見天地心之說某則以爲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雖氣有闢
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
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爲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
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是天地之心生生
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爲闢
闢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徒指夫
一陽之已動者而爲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
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論日月所行之道

答廖子晦

問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如此卽日月之行其道各異况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悉未能曉向承指喻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偏或差

遠而不相值，則皆不蝕。是時不能反覆。今望賜諭。

答曰：日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則月在卯或酉之類。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在內，而執扇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此說在詩十月之交篇，孔註說得甚詳。李迂仲引證。

亦博可并檢看當得其說

答張敬之

論潮汐進退之義

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以氣之消息烹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爲陽中酉爲陰中也

語錄

太極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一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爲先後不

可只道今日動便爲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

淳

有是理後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有仁義

明德

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

鉢

問理與氣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着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子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

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
生元無窮如此又問元亨利貞是備箇動靜陰陽之理而易
只謂乾有之曰若論文王易本是作大亨利貞只作兩字說
孔子見這四字好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看便是如
此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因文王底說又
却出入乎其間也又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未有人時此理
何在曰也只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擔或
取得一椀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爲主我爲客他較長久我得
之不久耳夔孫

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

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在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人傑

太極圖無極而太極上一圈卽太極但挑出在上

無極而太極只是一句如冲漠無朕畢竟是上面無形象然却實有此理圖上自分曉到說無極處便不言太極只言無極之真真便是太極

或問太極曰太極只是個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事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

天地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竊謂天地無
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
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
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爲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
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
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
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
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中間
欽夫以爲甚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
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

卷八
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
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
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
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
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
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着遂爲
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
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道夫

蒼蒼之謂天運轉周流不已便是那箇而今說天有箇人在那
裏批判罪惡固不可說道全無主之者又不可這裏要人見

得

又閻問經傳中天字曰要人自看得分曉
也有說蒼蒼者也有說主宰者也有單訓理時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權在中間。墮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

道夫

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赤。

揚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沉。明日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曆家算氣。只算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

淳

問四時取火何爲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
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
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坎離道夫

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

體節

如何見得天有三百六十度甚麼人去量來只是天行得過處
爲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爲辰

節

叔器問天有幾道曰據曆家說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赤
道正在天之中如合子縫模樣黃道是在那赤道之間

義剛

問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轉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某看
天上日月星不曾右轉只是隨天轉天行健這箇物事極是

轉得速。且如今日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日旋一轉。天却過了一度。日遲些。便欠了一度。月又遲些。又欠了十三度。如歲星須一轉。爭了三十度。要看曆數子細。只是璇璣玉衡疏載王莽渾天說一段。極精密可檢看。便是說一箇現成天地了。月常光。但初二三日照。只照得那一邊。過幾日漸漸移得正。到十五日。月與日正相望。到得月中天時節。日光在地下。逆從四邊出。與月相照。地在中間。自遮不過。今月中有影。云是莎羅樹。乃是地形未可知。賀孫

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

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自然但如此則曆家遁字皆着改做順字退字皆着進字偏

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爲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揚

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

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因云禮運言播五行
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如此則氣不和時便無月恐無此理
其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彼必不曾以理推之若以理推之
則無有盈闕也畢竟古人推究事物似亦不甚子細或云恐
是說元初有月時曰也說不得壽

問月受日光只是得一邊光曰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無
光光都載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漸相遠時
漸擦挫月光漸漸見於下到得望時月光渾在下面一邊望
後又漸漸光向上去承

或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

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暉也問日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或錄云今人剪帝人貼鏡中以火光照之則壁上圓光中有一人月爲地所礙其黑暉亦猶是耳

問自古以日月之蝕爲災異如今曆家却自預先算得是如何曰只大約可算亦自有不合處有曆家以爲當食而不食者有以爲不當食而食者木之

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

疑得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個

個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

廣

高山無霜露却有雪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峰尖烟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道家有高處有萬

里剛風之說便是那裏氣清緊低處則氣濁故緩散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那裏氣又緊故也離騷有九天之說注脚妄解云有九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以手畫圖量自內繞出至外其數九裏面重數較軟至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愈緊矣偶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潰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偶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密雲不雨尚

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木之

問雷電程子曰：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或以爲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卽此理也。備

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爲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爲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敬仲

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揚

子升問人言虜中曆與中國曆差一日是否？曰：只如子正四刻

方屬今日，子初自屬昨日。今人纔交子時便喚做今日，如此亦便差一日。木之

問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夐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爾。所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

無五千里想他周公且恁大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略相羈縻至夏商已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已不能到三苗所以也負固不服又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濶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問天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旋轉得緊如急風然至上面極高處轉得愈緊若轉纔慢則地便脫墜矣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花否曰然個海那岸便與天接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曰蓋是乾了有人

見海邊作旋渦吸水下去者

直卿云程子大鑑
霸之說好方子

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土是也

德明

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有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潮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

德明

陸子靜謂潮是子午月長沈存中續筆談之說亦如此謂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

方子

蔡伯靖曰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

義

問先生前日言水隨山行何以驗之曰外面底水在山下中間底水在脊上行因以指爲喻曰外面底水在指縫中行中間底水在指頭上行又曰山下有水今浚井底人亦看山脉

節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於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

淳

上黨卽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卽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窪中山極高濶伊川云太行千里一塊石，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

却是太行之虎山又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
曰其地磽脊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
侈泰如何都得偏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
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是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
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偏
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
南故皆順揚

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
流故江浙冬寒夏熱偏

江西山水秀拔生出人來便要硬做

升卿

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爲東南交會處者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之衝又恐無噍類義

某說道後來黃河必與淮河相并伯恭說今已如此問他如何

見得伯恭說見薛某說又曰元豐間河北流自後中原多事

後來南流虜人亦多事近來又北流見歸正人說

或錄云因看劉樞家

中原圖黃河却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淮來祖宗時河北流故虜人盛今却南來故其勢亦衰

又曰神宗

時行淤田策行得甚力差官去監那箇水也是肥只是未蒙

其利先有衝頽廬舍之患潘子善問如何可治河決之患曰

漢人之策令兩旁不立城邑不置民居存留些地步與他不

與他爭放教他寬水散漫或流從這邊或流從那邊不似而今作堤去扞他元帝時募善治河決者當時集衆議以此說爲善又問河決了中心平處却低如何曰不會低他自擇一箇低去處又問雍州是九州那裏高曰那裏無甚水又曰禹貢亦不可考其次第那如經量門簿所謂門簿者載此一都有田若干有山若干節

鬼神

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

來聖人所制祭祀皆是他見得天地之理如此

去僞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才動必應也。

格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

熹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

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卽此便見

道夫

問生死鬼神之理

明作錄云問鬼神生死雖知得是一理然未見得端的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便是生死

底道理未達日精氣一則爲人散則爲鬼又問精氣凝時此理便附在氣上否

曰天道流行發育萬

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爲主人得之以

有生

明作錄云然氣則有清濁氣之清者爲氣濁者爲質

明作錄云清者屬陽濁者屬陰

知覺運動陽之爲也形體

明作錄作骨肉皮毛

陰之爲也氣曰魂體曰

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

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

盡時

明作錄云醫家所謂陰陽不升降是也

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

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遊冷所謂魄降

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别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

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蕷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旣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因舉例南軒不信鬼神而言。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自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

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見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鯢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仁父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賀孫

問魂魄曰魄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發揚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人之視能明聽能聰心能強記底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魄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又曰草木之生自有箇神他自不能生在人則心便是

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是也。又問生魂死魄。曰。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圓闕。乃是魂受光處。魄未嘗無也。人有魄先衰底。有魂先衰底。如某近來覺重聽多忘。是魄先衰。益

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爲。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爾。魂若去。魄則不能也。今魄之所以能運動。便死矣。月之黑暉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耳。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問有脫誤

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爲也。能記憶辨别者。魄之爲也。問

問人死時是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則與
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
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且如我與人俱有十
分俱已用出二分我才用出二分便收回及收回二分時那
人已用出四分了所以我便能少延此卽老氏作福意老氏
惟見此理一向自私其身淳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
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
云左傳伯有之爲厲又别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人傑
光祖問先生所答嵩卿書云如伊川又云伯有爲厲别是十

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死，故強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爲祟事既發覺，當時便不爲祟，此事恐奏裁免死，遂於申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裏面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償命，則死者之冤必不解。又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然終久亦散了。賀孫

問遊魂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字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

若是枉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麵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却似不說得循環意思。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噓吸爲氣，耳目聰明爲魄。氣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魄降。今

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道家修養有這說與此大段相合

賀孫

論及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所爲以敵之者曰後世人心姦詐之甚感得姦詐之氣做得鬼也姦巧

淳

原之間人死爲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如何曰此不足怪向見籍溪僕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

可學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卽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才感必應

因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爲神

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祇本示字以有迹之
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又差者至人則死爲鬼矣又問
旣曰往爲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
略有有些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祀
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
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
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舞

問祖考精神旣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
聚然其聚也倏然而聚到得禱祠旣畢誠敬旣散則又忽然
而散曰然子蒙

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爨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筮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爨龜之意又曰古人立戶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子蒙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淳或問世有廟食之神緣歷數百年又何理也曰寢久亦能散蕪

寄南康緣久旱不免偏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三間弊屋狼籍之甚彼人言三十年前其靈如響至有人來而帷中有一神與之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亦自可見

壯祖

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某一番歸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怪衆人捧擁謂禱福立見居民纔出門便帶紙片入廟祈祝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名紙稱門生某人謁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乍飲遂動臟肺終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階旁衆人閑然以爲不謁廟之故某告以臟肺是食物不着關他甚事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衆某

告以從衆何爲不意公亦以此語某幸歸此去祖墓甚近若能爲禍福請卽葬某於祖墓之旁甚便又云人做州郡須去淫祠若係勅額者則未可輕去

賀孫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人傑

曆法

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

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常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疏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常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其爲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謂

問曆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毎月二十九日半六百四

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爲如何。如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月生明。人傑

中氣只在本月，若趨得中氣在月盡，後月當便置閏。

揚

曆數微妙，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澀則必後天，稍潤則必先天。

未子而子未午而午。

淵

曆法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夫道

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國有家者，何貴乎修治？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勝之。

數

八卷終